

“数字意境”：中华传统文化 在当代视听艺术中的审美呈现

曾一果 孔一诺

内容摘要：“意境”是我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的关键概念。在数字时代，传统文化类视听节目越来越重视对传统意境的重新挖掘与数字化再造。电视与网络视听艺术实践在挖掘与重塑传统意境的基础上，营造出全新的“数字意境”。凭借技术赋能，“数字意境”提供了特有的沉浸式体验，显现出交互性、流动性特征。“数字意境”作为中国审美话语的新型表达方式，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叙事内容创新、文化认同回归以及审美意境的时代跃迁。

关键词：传统文化；视听艺术；技术赋能；数字意境；审美表达

作者曾一果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新媒体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孔一诺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文化经典符号谱系整理与数字人文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3&ZD2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近年来，随着媒介技术和数字平台的快速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成为常态。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内容在数字时代有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可能，亦为我国当代视听艺术的实践与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素材，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的重要内容。从李子柒系列短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火爆”，到河南卫视、央视春晚的传统文化节目“破圈”，再到多个网络平台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纪录片、短视频、微短剧受到欢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多样化的视听艺术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人们也经常以“新国风”和“新国潮”来描述数字媒介时代的“传统文化热”现象。

中华传统艺术特别讲究意境的营造，宗白华认

为传统的艺术境界“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次的创构”，^①在传统文化数字化展示的热潮中，当代视听艺术实践也需要加强作品文化韵味和审美意境的营造。区别于西洋艺术对写实的强调，中国传统艺术更注重写意，其意境话语的生成离不开创作者自身心境与当时自然环境的双向契合与微妙共振，同时，观者对于作品意境的感知状态也同样富于变化，且具有个体差异性。工业革命之后，复制技术的革新促使西方大众接近艺术作品的愿望增强，艺术的展示价值逐渐代替了膜拜价值，本雅明将“现代感知媒介的变化理解为韵味的衰竭”，^②“灵韵的消失”是本雅明对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存在情况的敏锐观察。在新媒介环境之下，当中

华传统文化内容脱离了固有的历史时空语境，被径直挪用至当下的传播场景中时，中华传统文化原有的韵味与意境也会有消失的危机。

不过，近年来，随着文化数字化的迅速发展，一系列以传统文化为创作内容的数字视听艺术作品越来越重视对作品意境与韵味的营造，这使“数字意境”的生成有了可能。这些作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为创作资源，通过新媒介技术赋能与叙事话语的创新，逐步建构起现代视听艺术中独有的“数字意境”。“数字意境”是传统意境在数字时代的技术介入下，被创造性转换与生成的新的呈现方式。其在延续传统意境原有内涵的基础上，呈现出时空交错、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的视听效果。用户在观看作品时，能够获得一种交互式、沉浸式的体验感，并由此获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领悟。营造“数字意境”已然成为当下传统文化类视听节目实践的重要趋势。因此，本文从中国传统美学话语范畴中的“意境”概念切入，深入探究当代电视与网络视听艺术如何借由技术赋能再造意境，让“数字意境”成为中国当代审美话语建构的重要内容。

一、对传统意境内容的挖掘与重塑

在我国，许多优秀的中华文化内容都蕴含着独特的审美意境，它们往往陈列在画廊或博物馆中，供世人欣赏、观摩和体会。今天，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传统艺术作品经由电视和网络视听艺术的创作实践得以广泛传播，蕴含在其中的传统意境内涵也被充分挖掘与延展，以全新的视听艺术样态呈现出来。

（一）文化符号的重置

回溯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有诸多优秀文化符号沉淀并凝结为独具中国特色的审美意境，彰显着文化符号的稳定性。当下的视听艺术作品对文化符号进行提取和再激活，使人们能够在视听艺术作品的语境中，重新解读传统文化符号的内涵，体悟中

华传统文化所产生的独特意境。如河南卫视相继推出《2021七夕奇妙游》节目《龙门金刚》、《2021端午奇妙游》开场舞蹈《祈》等，此类节目的创作充分挖掘具有在地属性的传统文化意象符号，将其融入视频节目的人物刻画、情节编排、场景展示和意境营造过程中。水下舞蹈《祈》中所刻画的洛神形象来源于《洛神赋图》，这一经典的传统文化意象符号与河南洛阳有着不解之缘。在《龙门金刚》舞蹈中，飞天与金刚从真实的龙门石窟场景中“复活”，现代数字技术让传统文化符号展现得更加生动、立体和逼真。除此之外，一系列国风舞蹈的短视频内容在抖音平台突然“出圈”，颇值得关注。这一系列短视频创作以中国传统舞蹈、武术、乐器为符号元素，记录了表演者在异国街头展示、演绎的情景，引发了国风短视频在全球的传播与模仿风潮。例如，在中国舞者马蛟龙的视频内容中，中国传统意象的符号呈现被置于他者的语境中——视频大多拍摄于英国伦敦塔桥、格林尼治公园、大本钟等著名景点前，视频镜头追踪记录了国外游客频频回头观看的情景，他们脸上往往流露出好奇与羡慕的表情。这样的国风短视频强化了中华传统文化在跨文化空间中所带来的视觉震撼性，中华传统文化符号的独特形式和气韵在跨文化语境中得到完美展现。

韩炳哲在阐释艺术作品与当下数字环境的关系时指出，“正是指称符号的富余让艺术作品以魔幻而神秘的方式显现”，^③在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我们注意到那些安静异常的文化符号，它们在被框定的展示话语体系中时常以“隐身”的状态存在，其与当下时代语境之间的关联性经常被忽视。不过，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借助技术赋能，经由电视和网络视听艺术创作的重新挖掘、提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符号得以在离散的、破碎的情景中被重新编织、再造，并在新的视听艺术作品表达中散发出独特的文化意蕴。

（二）“由形而神”的跨媒介展示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意境的营造离不开对自然、人文意象的感知与把握。李泽厚曾在《“意境”杂谈》一文中特别指出，“意境”的真实首先“必求境实”，但同时又“不独外形象，而且精神象”。^④意象是营造意境的关键部分，对于今天的视听艺术实践而言，在创作阶段注意捕捉有价值的传统文化意象是很有必要的，通过对传统文化意象的跨媒介叙事，可以让作品呈现出“由形而神”的审美特征。2022年央视春晚节目中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便是将传统中国山水画卷转换为当代跨媒介综合视听艺术作品的典范。《只此青绿》的舞蹈编排灵感源自宋代名画《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原画作在设色与用笔方面运用了传统的“青绿法”，纵观整幅画卷，其色彩呈青绿色调，着墨颜色随着山川起伏的节奏展现出或浓郁或轻盈的施色笔触，《只此青绿》节目的成功正是基于对画作中山水色彩意象的精准把握，舞蹈演员们的演出服装色彩被设定为上面是石绿，下面是石青，^⑤领舞演员的衣服则有明显的从石青到石绿的晕染过程。整个舞蹈作品不仅努力还原原画作中的山水色调，而且女子群舞采用了隐喻式的表现手法，塑造了一群“青绿”的意象化形象。舞蹈演员的肢体动作在亦真亦幻的舞台场景中呈现出“垂思”“独步”“险峰”“卧石”的奇观景象，随着演员们舞台站位与舞蹈动作的流转、变换，不断勾勒出一幅幅层峦叠嶂的壮丽山河图景。在现代技术的赋能下，声音、灯光、音响……更多的视听元素被编织进“青绿”的写意图景之中，传统以静观为主的山水画卷由此得到了视听化表现，在多媒介叙事和“写实”与“写意”的调节过程中，达到由静到动、由形似而神似的意象升华。

（三）关联空间中的审美感知

段义孚认为“地方的亲切经验”能够导向对“越来越多的象征性和概念性理解的经验”。^⑥多种类型

的传统文化内容与丰富的地方经验在视听艺术的实践中交汇，由此激活异质时空中的“互文”效应。一句流传千古的词句，一位语文课本上的古代文人，一段听闻已久的历史传说，都有可能让人们在与之相关的现实空间中，获得对传统文化更为真切的审美感知。

这种对传统文化审美意境的探寻，建立在对“人—地”关系强联结的基础之上。“意公子讲苏东坡”系列短视频节目记录了意公子来到四川眉山“寻找苏东坡”的文化之旅，意公子在节目先导片的旁白中感叹：“这是我再棚拍50年都拍不出来的感觉”，表达了她身处在特定的文化空间中所产生的特有的感受。意公子的创作团队在苏氏墓地前拍摄了视频《苏东坡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写出了遗憾的最高境界?!》。“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原本是苏东坡怀念第一任妻子王弗时写下的词句，流传至今，让人在默念时激起无限感伤。团队在拍摄时，有一只山间蝴蝶偶然间误入画面，与此刻意公子娓娓道来的独白形成呼应：“我觉得（王弗）好像在跟我说话，她知道我想说什么，我好像知道她的故事。”视频创作团队在后续的访谈中也回忆道：“一只蝴蝶它在旁边，真的就静静地听，也不飞走。”画面中的蝴蝶在特定的时空下，被赋予了超出它原本所具有的意象含义。“艺术意境的创构，是使客观景物作我主观情思的象征”，^⑦此种被镜头偶然间捕捉到的高光时刻，只有当意公子身处历史故事发生的地理空间时，才得以与苏东坡词句中抒发的情感构成最真切的共鸣。在接下来的短视频创作中，创作团队通过将图像与声音进行蒙太奇剪接，实现视听艺术的最佳叙事效果，让观者同样能够被此种叙事意境深深打动。正如列斐伏尔所言，“艺术的奇幻”是“带我们走进远离我们的东西，走进自然，走进象征，走进表征性的空间”。^⑧以传统文化为叙事内容的视听艺术作品在贴近传统文化意境生成的地理和历史语境

中才能变得更富有魅力。

有学者认为，“由于时代的变迁，即使我们想要恢复意境的原貌，似乎也不太可能”，^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代语境下可以忽视意境的营造。其实，当代视听艺术在把握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语境中的文化内涵与状态的基础之上，通过挖掘传统文化符号、文化意象以及地方空间中的文化线索，可以呈现出独具韵味的“数字意境”。

二、技术赋能实现意境的创造性转化

传统文化中的意境在当代发展进程中，自然也离不开快速更新迭代的数字技术手段。当下视听艺术作品借助数字技术的赋能，逐步实现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活化，以及在不同文化界面的迁移。传统文化中的意境也随之在创造性的转化过程中被充分挖掘，并且以全新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传统文化资源的活化

在河南卫视的春晚节目《唐宫夜宴》中，14位舞者的人物形象灵感源自河南博物院所藏绘彩陶坐姿伎乐女俑。14位舞者模仿绘彩陶坐姿伎乐女俑的形象，以灵动的身姿跃然于舞台之上。此外，在节目中登场的还有另外四件河南博物馆镇馆之宝，分别为“唐三彩”“莲鹤方壶”“妇好鸮尊”和“贾湖骨笛”，节目创作团队通过运用“5G+AR技术”，让长久以来收藏于博物馆中的文物在聚光灯下重获生机。此外，《簪花仕女图》《捣练图》《千里江山图》等古代名画作也被纳入舞台场景中，伴随着演员们的行动路径，它们相继作为背景、前景现身。乐伎演员穿梭舞动于虚实相融的舞台空间之中，呈现出独特的视听效果。

“游观”是中国传统山水画家感悟自然、获得审美意境的独特艺术方式，^⑩当下观众似乎已经很难有中国传统山水画家那种游观的体验。但一些以传统文化内容为题材的当代视听艺术作品在遵循古典山水画作创作方法的基础上，通过现代视听语言的转

化，打造出令观众游观入画的观看体验。例如2022年央视春晚推出的创意音舞诗画作品《忆江南》，以一卷徐徐展开的《富春山居图》巧妙地将观者带入古代山水诗歌的意境中，节目创作团队以古代画作为媒，利用XR技术、CG技术以及动画制作等手段，通过画面焦点的切换与转移，实现当代视听节目对中国传统山水画卷叙事空间和意境的重建，让观众产生“游观山水”的沉浸式体验。

现代视听语言正是通过与数字技术的交融与共创，在精准把握传统文化意境原有韵味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了观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多重感知、体验和观赏模式。传统文化不再是沉默的、等待被凝视的客体，而是在现代视听艺术作品中拥有了鲜活的生命力；观众也不再是被动地欣赏，而是可以像走进自然山水那样“走入作品中”。虚拟现实技术营造的“游观山水”的具身感受，让当代观者面对传统文化内容的视听艺术作品时，目光与心灵能够一同追随视听作品，沉浸在“画中游”的奇幻体验中，领略中华文化艺术深邃的审美意境。

（二）审美情境的技术建构

斯科特·麦夸尔描述人在数字媒介空间中存在状态的变化，认为“数字媒介帮助人们从‘地点’解放出来，又成为地点制造的重要形式”。^⑪在数字时代，传统文化的意象也同样通过数字技术的赋能，从博物馆空间、文物古迹场景，甚至传统文本、画卷中被释放，并且在多重真实与虚拟展示情境的交织中，使意境的营造更加丰富。

河南春晚节目《唐宫夜宴》改编自郑州歌舞剧团第十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的参赛作品《唐俑》，节目改编正是为舞蹈内容加入了数字技术手段。《唐宫夜宴》通过后期运用VR特效，让唐宫少女们在博物馆场景中复活。她们在山水画卷中嬉闹、在宫墙下碎步行进的生动画面，令观者在虚实之间真切地领略了存在于历史长河中的盛唐景象。除此之外，视听艺

术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将传统文化内容引入更为多样化的表演场景中,如舞蹈节目《祈》在深水场景中的生动演绎,《龙门金刚》节目与龙门石窟的真实场景构成联动等,都体现出数字技术对不同场景的激活作用。对于艺术展示的手段方式而言,新的形式往往包含在旧的形式、工具与类型中,^⑩也正是通过此种“新”与“旧”的更迭,传统文化得以与现代科技进行共创,在多样化的展示情境中深化“数字意境”的内涵。

(三) 视听界面的创新拓展

随着网络平台的发展,晚会节目的呈现方式也正在从稳定的电视大屏,转变为可移动的手机屏幕,尤其是竖屏呈现。此种视听界面的变动对传统文化类节目的效果以及意境的营造,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竖屏节目的呈现区别于传统大屏的景别设置,更加着重于展现表演者的特写画面。当年最为“出圈”的春晚节目《忆江南》同样能通过竖屏界面来观看,演员们的装扮细节、演绎方式以及神情状态都通过竖屏的特写画面充分展现出来。竖屏呈现可以引领观众走进名画《富春山居图》的山林深处,感受渔樵耕读悠然自得的意境。但由于竖屏画面的景别限制,画中一些自然美景难以完整呈现,这在2022年央视春晚舞蹈节目《只此青绿》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与《忆江南》不同的是,《只此青绿》专注于展现画中意境,无论是群像舞蹈编排、节目场景设置,还是叙事方式,都讲求对画卷的完整铺展,但观众如果采用竖屏观看,节目中情景交融的意境就无法得到充分展现。

竖屏播放界面并非仅仅是对传统大屏的代替或增补,而是依据人们的日常观看习惯与移动场景特征,打造出的全新播放形式,它需要视听节目内容与竖屏交互界面充分适配。2023年央视春晚便是通过完善竖屏拍摄技术与操作体系,首次采用“横切多视窗”的分屏效果,为舞蹈类节目定制了横屏与竖屏相

结合的播放形式,呈现出节目内容的更多视角与细节,观者能够在此种竖屏界面中获得更为沉浸式的体验。“数字意境”也在界面的重建中进一步适应视听艺术作品的发展与创新形式。

三、“数字意境”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审美表达

有学者在探讨“艺术边界”问题时,尝试从中国哲学中寻找理路,认为“中国哲学与美学有许多独特性,较之于西方哲学和美学,它的一个特征尤其明显,那就是强调二元范畴之间的关系、转换和渗透,而不是两者的对立、排斥和冲突”。^⑪在当下的电视与网络视听艺术创作中,对“数字意境”的营造同样和中国哲学与美学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在具体视听艺术作品的呈现与传播中,创作者对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二元对立的观念也进行了反思。

《只此青绿》《唐宫夜宴》等一系列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视听艺术作品首发于传统卫视平台,受到广大观者的热议与好评,随后在社交媒体平台引发分享与传播的热潮。此外,亦有大量短视频创作者长久以来便深耕于传统文化领域,从李子柒在全球共享日常生活实践,到意公子讲苏东坡系列节目,再到凌云与马蛟龙二人的异国共舞,这些以传统文化为内容的当代视听艺术作品在传播中华文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方面,当下的视听艺术都在不断深入挖掘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并通过叙事情节的创新、文化认同的回归和审美方式的跃迁,将优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全球传播。

(一) 叙事情节激发情感共振

传统意境论特别强调“‘意境’是经过艺术家的个体主观把握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存在”,^⑫但在当代网络视听艺术创作中,令观众产生共情成为重要目的。2023年8月30日,网络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在B站、抖音等平台上线。截至目前,此剧在B站播放量

总计达3314.6万，央视电影频道、央视网、人民网等主流媒体平台也先后转发此作品，引发了公众的热烈反响。《逃出大英博物馆》的故事内容先后涉及三条虚实相生的叙事线索，以大英博物馆文物失窃的真实新闻报道为故事开端，以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历史事件为叙事背景，以中华缠枝纹薄胎玉壶幻化为人的创意为线索，展开中国文物寻找归家之路的情节。这部网络微短剧在叙事时空层面联结了历史、当下与想象，通过对叙事时空的重新组合切换，向观众呈现了一个意蕴深长的文化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此微短剧的创意最初可以追溯至一位旅行领域的自媒体博主“何香蓓Betty”的评论区，在一个记录参观大英博物馆的Vlog视频下，一位ID为“有理言之”的网友评论道：“拍一部动画，就叫《逃出大英博物馆》，各个文物拟人化复苏过来逃离大英博物馆过年……”随之引发了短片创作者“煎饼果子”创作《逃出大英博物馆》的灵感。这一集体情感从Vlog题材的图像话语流转至评论区文本，继而在20余万评论的星星之火汇聚腾空之时，又创作、转化为更具视听艺术特质的完整叙事短片作品，不同类型的视听作品在短视频平台的传播与交互之中，由零散的个体情动，触发小部分群体的共鸣，进而汇聚并激发了广大受众对中国宝贵文物流失海外的无限痛心与叹惋，促发视频创作者与公众产生更为深沉的情感共振。在同一年里，河南卫视的《中秋奇妙游》节目也由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仰韶红陶”文物引入“盼文物归家”的叙事情节，映射着人们对中秋团圆的共通情感。这一从“移情”到“言情”再到“共情”的叙事过程，不仅强化了人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同时也达成了“移我情”“移世界”^⑮的境界。

（二）共同经验强化文化认同

长久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便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与文化记忆之中，扬·阿斯曼指出，人们也正是在这种共有的、

关于行事和意义的意义地平线上不仅要建构出一个“我”的认同，还要建构出“我们”的认同。^⑯令人牢记于心的古代诗词名句、延续至今的传统节日仪式、逐渐明晰的历史文化语境与历史事件等，都作为人们理解以及触发当下传统文化视听艺术创作的“定型性文本”，^⑰使视听艺术显现出独特的现代意境。近年来，河南卫视推出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如《元宵奇妙夜》《端午奇妙游》《七夕奇妙游》等，在深入挖掘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由视听艺术讲述生动且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传统故事内容。短视频的创作则更具灵活性，短视频创作者意公子开辟了《意公子重读语文课本》《不枉此生的文化之行》《意公子讲苏东坡》等专栏，以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再叙事”作为创作核心，激活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记忆与认同。

在以往的视听艺术作品中，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呈现多强调展示层面，随着媒介技术和传播平台的发展，微短剧、短视频为传统文化叙事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叙事手段。传统文化元素被编织进丰富的故事内核之中，其中以家国情怀为叙事内核的作品，将“数字意境”营造根植于民族文化认同的历史语境中，令传统文化萌发出全新的时代价值。

（三）审美方式的更迭与创新

中华传统文化正在经由视听艺术所营造的“数字意境”，呈现出为世人所感知的现代审美特征。

“数字意境”呈现出情景交融与主客难分的特点。在中国文论中，意境是“情”与“景”的结晶品，^⑱情景交融作为传统意境的本质意涵延续至今，且在视听艺术的发展中不断吐故纳新，形成独有的交融状态。在当下的优秀视听艺术作品中，传统文化元素实现了与数字技术、叙事策略的有机结合，正如宗白华所说，

“艺术的意境，因人因地因情因景的不同，现出种种色相”。^⑲传统文化内容与人们当下的现实生活交相映射的状态，经由视听艺术作品的转化，实现了情景

交融。此外，“数字意境”有异于传统意义上的“意境”之处，在于其具有主客难分的特征，这一特征不仅强调创作者对周围世界、眼前情境的触达，而且与观赏者的接受状态息息相关，“数字意境”令观众产生强烈的参与感、沉浸感，得以融入视听艺术作品打造的传统文化的审美世界。

杜威认为，“经验本身具有令人满意的情感性质，因为它拥有内在的、通过有规则和有组织的运动而实现的完整性和完满性。艺术的结构也许会被直接感受到。就此而言，它是审美的”。^②这提示我们，当中华传统文化被纳入视听艺术的实践框架中时，视听艺术作品借助技术赋能和独到的表达方式，创造出鲜活而具有时代生命力的数字审美意境，超越不同时空与文化语境之间的壁垒，引发人类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美的意境的共通感知。中华传统文化也正是在这种创造性实践中建构起数字时代的审美新境。

结语

本雅明曾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建立了一个“当下”的概念，“他（历史学家）要把捉的是他所身处其中的时代和此前一个特定的年代所共同形成的星丛”，^③传统文化的价值与内涵同样也是历史汇聚到今天的全部积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时常面临着在传承与传播过程中的异化，逐渐丧失原本的意境韵味。这些现象都提示我们，在电视与网络视听艺术创作中，传统文化的“数字意境”营造离不开对传统意境的重塑、对数字技术手段的应用以及对审美话语的创新表达。当代视听艺术实践所营造的“数字意境”正在化解传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赋予传统文化更多被挖掘被再叙事的话语空间。总之，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今天，“数字意境”的营造是构建我国当代视听艺术中国话语的重要内容。

注释：

①[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第83页。

②⑦⑱⑲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13页，第79页，第85页，第78页。

③[德]韩炳哲：《非物：生活世界的变革》，谢晓川译，东方出版中心，2023，第110页。

④⑭李泽厚：《门外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57，第141页，第139页。

⑤宗和：《在春晚〈只此青绿〉中，走进宋代名迹〈千里江山图〉》，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553356，2022年2月1日。

⑥[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第110页、第111页。

⑧[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2，第341页。

⑨彭锋：《现代意境说辨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⑩刘继潮：《游观：中国古典绘画空间本体诠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105页。

⑪[澳]斯科特·麦夸尔：《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潘霁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第5页。

⑫刘俊：《从膜拜走向展示：传媒艺术的一个实践迭变与理论期待》，《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

⑬周宪：《换种方式说“艺术边界”》，《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⑮宗白华：《艺境》，商务印书馆，2011，第272页。

⑯⑰[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143页，第148页。

⑱[美]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17，第40页、第41页。

⑲[德]瓦尔特·本雅明：《写作与救赎》，李茂增、苏仲乐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第50页。

（责任编辑：一申）